

天使奥斯卡

月关

周行文

著

锦衣少年侠

4

JINYI
SHAO NIAN
XING

利剑出鞘

豪气万丈
撼天地
傲骨嶙嶙
破敌军



林意
少年
立志馆



CS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1655/4

锦衣少年行

4

利剑出鞘

天使奥斯卡 月 关 周行文◎著

CMS
PUBLISHING & MEDIA
中国出版传媒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锦衣少年行. 4. 利剑出鞘 / 天使奥斯卡, 月关, 周
行文著. —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562-3609-1

I. ①锦… II. ①天… ②月… ③周… III. ①长篇小
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6644号

锦衣少年行4·利剑出鞘

JINYI SHAONIAN XING 4 · LIJIAN CHUQIAO

总策划: 顾平 宋春华

出品人: 杜普洲

图书策划: 宋春华 张朝伟

质量总监: 阳梅

责任编辑: 向艳艳

统筹编辑: 于丽丽

执行编辑: 罗艳 吴燕慧

封面绘图: JING

设计总监: 资源

封面设计: 资源

美术编辑: 张龙 张迪

出版人: 胡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社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编: 410016

电话: 0731-82196340 (销售部)

82196313 (总编室)

传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印张: 13

开本: 700 mm×1000 mm 1/16

字数: 180千字

版次: 2018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6.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主要人物介绍

易平安：

十余岁的少年，前代锦衣卫易水寒之子。自幼寄养于亲戚家中，缺乏家人照顾，早早混迹市井。起初对锦衣卫并无好感，胸无大志只求平安混日；但历经多次考验后认识到锦衣卫的意义，最终决心为国背负使命。

骆剑峰：

十余岁的少年，前代锦衣卫骆如虎之子。冲动好胜，心高气盛，因而经常和易平安发生矛盾。在行事作风上两人分歧更大，但随着真相逐渐显露后，骆剑峰最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敢于承担起锦衣卫的重任。

成俊麒：

十余岁的少年，前代锦衣卫成国栋之子。稳重温和，经常周旋于易平安和骆剑峰之间，化解两人的矛盾冲突，最终为掩护同伴战死。

星如雨：

十余岁的少女，女卫营首领，御马监掌印太监关公公之养女。性格活泼，刁蛮好强，和易平安是一对欢喜冤家。

洪采薇：

十余岁的少女，羽少营教官，指挥使洪天罡的孙女。自信，武功高强，只认同有能力的人。



前情回顾

易平安一行人被派往浙江伏波所见习，星如雨也冲破关公公的阻拦，加入了见习队伍。浙江外海岛屿上又出现少量倭寇踪迹，浙军决定组织力量攻岛。因为情报显示倭寇不多，所以决定让少年锦衣卫也参与这次作战行动。谁料风魔忍者扮作被劫掠的渔民出现，刺杀浙军领兵将领，然后又用铁炮、隐身术等手段，陆续刺杀浙军将领多员。浙军要求锦衣卫对付这些日本忍者，洪天罡只得带领教员出发，分头探察消息。

成俊麒和洪采薇一路，易平安和星如雨一路，骆剑峰和另一锦衣少年陆云天一路。

骆剑峰与陆云天扮作樵夫追查忍者下落，发现忍者杀害百姓，但是为了查出其巢穴，骆剑峰隐忍不动，陆云天疑问，骆剑峰表示小不忍则乱大谋，一旦找出巢穴，杀掉他们，可以避免更大的伤害，为此，有所牺牲在所难免。不料，骆剑峰追踪忍者被发现，他果断突围，陆云天却因此惨死。

第一章 平安如雨察敌情 1

第二章 烽火台俊麒殒命 23

第三章 大明飞鹰易水寒 47

第四章 平安立志做飞鹰 51

第五章 方从云野心隐现 59

第六章 剑峰如雨各奔东西 73

第七章 巧妙追踪三皇子 81



第八章 方从云百密有一疏 111

第九章 洪天罡的如意算盘 117

第十章 如雨采薇的“战斗” 129

第十一章 骆剑峰一战成名 141

第十二章 飞鹰考核即将开始 155

第十三章 平安组与剑峰组的比拼 169

第十四章 不一样的锦衣飞鹰 185

锦衣少年⁴

利剑出鞘

第一章 平安如雨察敌情

望着这些名字，每个人心中都有不一样的念头，然而没有一个人想过畏难而退。



舟山群岛南部一处名为“横山”的港湾，如今是浙江水师的驻扎地，云集了上万官军，数十战船，连堂堂浙江总兵也亲自在此处守备，使得这个原本不出名的小港口竟然隐隐有了兴旺热闹的迹象。

但港口附近的一座营地内，气氛却空前压抑。

张全辉一脸肃然，将手中的骨灰坛端端正正放在灵位前，羽少营众人早已没了当日轻松自信的神情，在张全辉身后齐齐弯腰行礼。

现在，羽少营只剩下三十三人了。

剩余的人，都已化作这座小屋内灵位上镌刻的名字。

“云天，你是好样的，你的牺牲绝不会被辜负！”肩头依然缠着绷带的骆剑峰暗自祈祷，“只愿你在天之灵，保佑我们一切顺利！”

成俊麒双手合十：“愿诸位放下身前事，早登极乐，诸位的心愿，我等自当完成。”

黑暗中有人的声音低低传来：“苍苍丁零塞，今古缅荒途。亭堠何摧兀，暴骨无全躯……”

望着这些名字，每个人心中都有不一样的念头，然而没有一个人想过畏难而退。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兄弟们。”这中间大概只有易平安转的念头不一样，“你们走得也太快了，让我们这些还活

着的很为难啊……那就请你们在下面多等一会儿，因为我们还得把这烂摊子收拾完，说不定要好几十年呢！”

长久的沉默之后，易平安直起身来，重重呼出一口气，转身走出小屋，星如雨一脸担心地迎上前来：“易平安，你还好吧？”

“还没死呢，当然好着。”易平安不假思索地回了一句，不过他马上反应过来，连忙补充，“只是昨天又有两名兄弟……”

“羽少营也太不讲理了，哪有让你们担任搜索主力的道理？”星如雨抱怨起来，“也不看看你们才多大年纪！”

“但我们已经是锦衣卫了。”易平安淡然回答，“而且如雨，你忘了我爹当年也是这么出来的？”

“我知道啊，所以说当飞鹰到底有什么好？这么苦，这么累，偏生你们都跟着了魔一样……”

听着这似曾耳熟的话，易平安也愣了一愣，然后苦笑起来：“你信不信，一年前，我跟你是一样的想法？”

“我怎么不信？别说一年前了，半年前你不也这样？我把你爹之前的事情说出来时，你还一脸惊慌呢！”想到易平安当时的表情，星如雨忍不住有点儿想笑，“那现在呢，你怎么想？”

易平安望了望那座已经在身后一段距离的小院，缓缓答道：“我可能还是无法明白，父亲他们当年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成为飞鹰，是为了什么而战的吧。但是至少现在，我能确定一件事——我绝对无法丢下这些兄弟，去安心当个闲职的锦衣卫百户了！”

星如雨仔细地盯着易平安，确认他的表情是认真的以

后，释然地拍了拍胸口：“看你这样子我就放心了……你不知道，在普陀山看到你的时候，你那表情多让人害怕！这几天又陆续有羽少营的人牺牲，我还真怕你撑不住……”

易平安把视线投向远方：“伤心难过当然会有，但是不解决任何问题啊！要是天天在这边哭灵，只怕他们晚上反而要托梦来踢我两脚！等这边的事情完了，说不定我会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吧……”

“喂，前面两个小娃娃！”一个苍老的声音突然从旁边响起，“你们是这儿的百姓？”

易平安和星如雨一齐诧异地看过去，却见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站在不远处，这老人穿着普通百姓服饰，风尘仆仆，好像赶了很远的路，连拐棍都没拄一根，易平安一瞬间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如果跟这老丈打一架，说不定我还赢不了呢！”

见两人回过头看自己，老人却皱起了眉：“不对，你们不是百姓……哪里来的小娃娃，在这里乱跑？”

“老伯，我看你也不像百姓。”易平安说。

老人摸摸胡子，笑道：“小娃娃有点儿眼色，可惜老汉我现在就是个百姓！”

现在是，以前就不是？易平安心里盘算：“老伯，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做什么？”

这里现在是军机重地，戒备森严，这老人家可别说是迷路过来的！听闻忍者里也有不少人擅长乔装打扮……

易平安的手已经开始偷偷伸向腰间佩刀了。

“当年老汉也在军中效力，有点儿薄面，所以才知道该来这里寻人——”老人好奇地打量易平安，“你这小娃娃，

年纪不大，心眼儿不少，又是什么来头？”

易平安掏出自己的锦衣卫腰牌来，在老人面前一晃，老人顿时眼都直了：“锦衣卫小旗？你这小小年纪，怎么当的小旗？莫非是哪家世袭锦衣卫的子弟出来胡混？……也不对，李总兵治军有方，不会让你们在这种紧要地方闲逛……”

“小子易平安，隶属北镇抚司，侥幸有点儿用处，在这里为官军出力。”易平安一边皮笑肉不笑地回答，一边观察老人的反应，“老伯是要寻什么人？说不准小子知道。”

老人还真没把这少年锦衣卫放在眼里：“我要找的是我家侄子，名为邓庆，现在应该是在李总兵身边当个参将，易家小娃娃，你可知道他在哪里吗？”

“这倒真是问着熟人了！”能叫出这个名字，对方是奸细的可能性已经大为下降，易平安见今日横竖无事，便与星如雨一起带路，将这位邓老伯领向邓庆的居处，一路上旁敲侧击，老人也是没什么顾忌，几下便说了自己的来历：原来他叫邓子龙，是一位从嘉靖年间便入伍的老将，跟过名将俞大猷，转战南北，一度升到了副总兵的位置，可惜在云南与缅甸交战时没约束住手下，被追究责任丢官，这几年一直在家闲居，但老人家本就不是耐得住寂寞的性子，听说侄子最近在浙江打倭寇，便兴冲冲地一路跑来，说是看侄子，其实是想看看能不能捞点儿功劳……

易平安听得无话可说，心想，老伯，您是邓子龙，不是赵子龙，都快七十岁了不能在家好好养老吗？看您这样子，谁敢让您上阵杀敌啊？

没多久三人便到了邓庆的营帐外，邓庆正在一块石头上



坐着看书。邓子龙一看到侄子就嚷嚷起来：“阿庆，你怎么搞成了这个样子？”

原来邓庆穿着便服，手上和额头上都缠着绷带，全都是那晚倭寇夜袭留下的痕迹。当晚他拼死保护李应诏，结结实实挨了几刀，幸亏易平安等人来援才幸免于难，也亏得他年轻力壮，将养了这些日子已经恢复得差不多，再过小半个月应该就可以重新回船上参加战斗了。

邓子龙却对侄子一身伤疤的惨状视而不见，反倒一副失望的样子：“阿庆，你的意思是，要再过十来天才能上船？”

邓庆早就知道自己这位叔叔的脾气，咳了一声道：“二叔，能上船不代表就要上船，现在大军驻扎在此，就等着斥候传回倭寇主力的消息才好动身——您身边这位易平安小兄弟，就是负责侦察敌情的人之一。”

邓子龙愕然道：“这么小的娃娃，还真的是在 frontline 活动？”

“连我的命都是小易救回来的，他可比您想的能干得多。”邓庆不动声色地转移了焦点，“二叔，您要真的想上阵练一练，就全看锦衣卫什么时候把倭寇找到了。”

邓子龙马上把热切的目光投向易平安，张口就给对方长了辈分：“易兄弟，你们有没有消息啊？”

易平安苦笑不得：“邓二叔，要是消息，我们早就出发了……这些倭寇里有不少忍者，擅长收集情报和隐匿行踪，这片海域的岛屿又多，仓促之间哪里找得到头绪？”

“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邓子龙愤然道，“当年我在俞将军麾下打仗的时候，也碰到过那些什么忍

者，哪有这么麻烦！我跟你们讲，这些忍者最喜欢自作聪明……”

这一讲，就是足足两个时辰。

易平安和星如雨早就听得头昏眼花、坐立不安，邓庆更是奸猾，直接借口自己身体尚未痊愈，躲回营帐去了，留下两人在那边度日如年，直到邓庆最后于心不忍，借口要请二叔吃饭才把易平安和星如雨救了出来。

易平安望着已经西沉的太阳，揉揉自己的腰背，长叹一声：“我宁可把顺安卫所有教头都拉来布置特训，也不想再听这位老爷子讲课了……”

星如雨在旁边也是心有戚戚：“完全……看不出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啊！说不定真的可以学常山赵子龙，年过七旬阵斩五将呢！”

“赵子龙那是说书人瞎编的，你也信！”易平安嘲笑道，“你是不是还相信汤知县说的霍小玉和李益的故事啊？”

遂昌知县当年创作过戏本《紫钗记》，霍小玉和李益都是戏中角色，这在羽少营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易平安等人聊起来都对知县大人佩服不已，能够在勤政爱民的同时还保持高水平的业余创作，真不愧是当年被张居正和申时行都看重的才子。

而和少年们的反应不同，女卫营这边对《紫钗记》情节迷得要死，连秦良玉都陷了进去，据说最近汤知县又在构思一个叫《牡丹亭》的新故事，女孩子们都恨不得明天就看到成稿，故而星如雨听到易平安这话马上瞪大了眼睛：“霍小玉怎么了？你们这些人就是看不得才子佳人！”

“我听说那《紫钗记》原本名为《紫箫记》，朝中有人认为他讥讽时政，结果断了好几年。”易平安悠然道，“想想也是，当朝状元被发往关外从军，哪朝哪代敢这么干？”

“我不管，你们就是眼红，就是看不惯有情人终成眷属！”星如雨朝他吐吐舌头，“这种事发生了不好吗？”

易平安撇嘴道：“这种事好不好，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佳人或许有，但我这样的这辈子都没可能被称为才子了——所以才子跟佳人越配，我越生气！”

“所以说，平安，你就是有时候缺一点儿……”星如雨还待再说，突然出神地望向海边，“平安，平安，你看那边！”

易平安扭头看去，却不得要领：“看……看什么？”

“还记得邓老伯说的话吗？那些忍者喜欢干的事情之一……”星如雨急道，“伪装炊烟发信！”

易平安闻言一凛，再仔细看去，此刻正是将要到晚饭时间，横山港周围炊烟四起，但其中几道炊烟，却正如刚才邓子龙所说，聚而不散，而且位置微妙！

“居然……和上次一样，就潜伏在我们眼皮底下？”易平安难以置信地揉揉眼睛，“真不是附近渔民在生火做饭？”

“怎么会？”星如雨大声说，“跟邓老伯说的情况简直一模一样嘛！”

“但是难道就没有其他人发现……”易平安想了想，又觉得也有这可能，“那毕竟是邓老伯年轻时候的经验了，沿海承平几十年，没人识得也属正常，恐怕唯一知道的人是洪老大，但他前几天去了杭州府，也不知道现在回来没

有……”

“我们要不要马上报告张教头他们？”星如雨激动地问。

易平安思考片刻，摇头道：“那座岛上也是有官军驻扎的，先不要下定论，现在整个横山港都憋得跟要炸了似的，万一是个误会……”

星如雨想了想千军万马杀过去，却发现只是几个友军在烧饭的情形，也是吓得缩了缩头：“那……就不好收场了！”

“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嫌疑，所以干脆报告教头如何？”易平安提议，“这样即使搞错了，也会把影响降到最低……”

“也不用去报告呀！”星如雨有点儿不甘心地指着那座岛，“你看，离官军主力才多远的距离？我们明天自己登上岛看看不就得了？”

易平安一脸怀疑地望着她：“你……其实就是想出门打架吧？倭寇夜袭那晚你还没玩够？”

“谁说我是在玩？”星如雨这次是真的有点儿生气了，“你以为我厚着脸皮从南京城跟到这里，就是为了旁观吗？”

易平安连忙投降：“好好好，你是要为国出力！知道了，那明天我们就登岛去看看——但是先说清楚，必须听我号令！这段时间我们折损的兄弟，几乎都是在探察时被忍者袭击，他们身手比你好得多还中了招，你如果乱来，我们两个就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见易平安面色严肃，星如雨赶紧一本正经地大声回答：

“遵命，明天以你的命令为准！”

不过易平安虽然说得轻松，却还是不敢当真就这么闯上岛去，第二日星如雨来找他时，发现他正拼命往背囊里装各种器物：“你再等我一刻，马上就好！”

“带这么多东西，你这是要去日本刺杀丰臣秀吉吗？”星如雨瞠目结舌，“这不是徐秀才前些日子刚复原的连弩……这是那个洋和尚修好的子母匕首……”

“反正不是你背，怕什么？”易平安把这一大包东西背到背后，看上去简直就像要逃难一般，“多带点儿东西不丢人，真的遇到麻烦了什么辙都没有，那才要命！陆云天和骆剑峰算我们羽少营里最靠得住的两个了吧，一样中了忍者的道儿！小心无大错！”

星如雨倒没什么意见，不过两人在前往港口的时候遇到了陈欣，陈欣颇为好奇：“你们这副打扮是要作甚？我可记得洪老大把你遣送回乡了。”

易平安不敢瞒着教头，当下把自己昨日看到的景象说了一下，陈欣沉吟片刻，掏出一支烟花火箭递给他：“你拿着这个，如果真的遇到倭寇，就放出烟花示警。”

“还是陈教头体贴！”易平安嘿嘿一笑，把这烟花收到怀里，“那就回头见啦！”

这几日一直没有新情报，羽少营众人也在横山港周围优哉游哉，易平安和星如雨一路上撞见好几个同伴，易平安怕这些人管不住嘴，只说自己和星如雨出海散心，惹来众少年“心领神会”的笑意，直到遇见成俊麒，他才多说了两句。

“最好是一场虚惊，不然官军让倭寇藏到眼皮底下也太丢人了。”成俊麒苦笑一声，随即嘱咐易平安道，“放出烟